易林釋文

易林釋文卷二

山陽丁　晏儉卿輯

復之第二十四

坤　覬利危躬　左氏桓二年傳下無覬覦注不敢冀望上位釋文覬音冀廣韻覬覦希望也

需　河川流通西門子產　案西門謂西門豹也史記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子產田有封洫事見左傳

履　霜降歸嫁夫以爲合　家人之損云剛柔相呼二姓爲家霜降旣同惠我以仁周禮媒氏疏王肅論引韓詩傳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子大略篇亦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豫　挈瓶之使不爲憂懼　左傳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

器禮也杜注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
人缾瓶同

觀　東行破車步入危家　毛本危作苑誤夬之訟云東
人破車步入危家宋本作危不誤

晉　飛之日南還歸遼東　漢書地理志日南郡故秦象
郡遼東郡秦置屬幽州

家人　綏我齯齒　一本作齒兒字誤倒大畜之大壯云
保我齯齒與此正同

蹇　宛馬疾步　宛馬見史記大宛傳毛本作跪馬艮之
鼎亦云宛馬疾步

无妄之第二十五

乾　噆耳穿胸僵離旁舂　毛本作纏離勞舂有誤字師
之謙云穿胸狗邦僵離旁舂漢書武帝紀定越地日南

珠厓儋耳郡應劭曰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師古曰儋音丁甘反

小畜　鰌鰕去海游於枯里　爾雅釋魚鰼鰌魵鰕郭注今泥鰌釋文鰕下家反或作蝦莊子外物篇索我於枯魚之肆韓非子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枯里猶枯肆也

剝　行露之訟貞女不行　毛本作眞女古貞眞通用

離　重黎祖後司馬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昔在帝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引干寶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

睽　顏淵閔騫　毛本作問騫誤咸之坤亦云顏淵子騫

萃　蜉蝣戴盆不能上山　太平御覽蟻引蜉蝣戴盆

艮　錫刃不入　宋本作鉛刀不及

巽　九疑鬱林沮溼不中　淮南子原道訓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注九疑山名也在蒼梧

兌　搏猬逢虎患厭不起　明夷之小過云虎怒捕羊猬不能擭豫之比云虎飢欲食爲蝟所伏大過之革云從猬見虎雖危不殆廣雅虎王猬也本草蝟皮陶注田野中有此獸人犯近便藏頭足毛刺人不可得捉能跳入虎耳中蝟能制虎故繇象屢及之

渙　狗生龍馬　觀之井曰獹作龍身初學記引白澤圖曰黑狗白頭長耳卷尾龍也陶潛搜神記會稽句章人張然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太平御覽引徐偃王志有犬名鵠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中孚　從五聿喿操矢無筈　廣韻十三末筈古活切箭筈受弦處劉熙釋名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商書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筈與栝括同　扶服聽命案扶服即匍匐也毛詩匍匐救之檀弓引詩作扶服奔喪而哭之鄭注匍匐或作扶服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扶服而擊之釋文或作匍匐同

大畜之第二十六

大畜　朝鮮之地箕伯所保　毛本作姬伯聲之誤也漢書地理志樂浪郡縣朝鮮應劭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後漢書東夷傳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注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

者入五十萬音義曰入條不具見也

乾　金柱鐵關膠固衛災　太平御覽居處部引作堅固衛災

同人　欒子作殃伯氏誅傷州犁奔楚失其寵光　左氏成十五年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杜注州犁伯宗子

離　車鄰白顛知秦興起　一本作東鄰誤旅之泰云車轔白顛

大壯　太乙置酒樂正行觴　否之大壯云太乙駕騮從天上來漢書藝文志泰一陰陽二十三卷泰一二十一卷史記日者傳太乙家曰大吉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乙在將三門注太乙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史記天官書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正義曰泰一

天帝之別名也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復之
家人曰太乙置酒樂正起舞
益 南箕無舌飯多沙糠 案小過之比亦作飯多沙糠
一本作沙糖誤
夬 太子扶蘇出於遠郊 事見史記秦本紀
困 雨雷三日 毛本作三月
豐 火山不然 毛本作泰山何本作太
未濟 符左契右相與合齒 列子云宋人有得人遺契
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管子云貸粟米者有別券
五穀以平賈取之定其券契之齒
頤之第二十七
臨 東關二五禍及三子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賂外嬖
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晉人謂之二五耦苹之復云東關良工禍及三子良工字誤當作二五先謙案當爲梁五梁良聲同五工形近

大過　蒼黃不勝旅人艱苦　文選北山移文蒼黃飜覆與倉皇同

蹇　殺行桃園　左氏宣二年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螳螂之敵使我無患　莊子螳螂之怒以當車轍後漢書建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螳螂將搏其輪御者曰其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

解　箕仁入室政衰弊極　案箕子仁人而被囚奴商政衰敝之極也唐韻正福字注引易林箕仁入室舊本如此黃本改作飢人翟本從之此肌改之失也松案室即請室箕仁入室謂其子入於請室也

[illegible] 公孫爭之彊入委禽 一本作委命字形之譌毛詩古音考南字引彊入委禽明陳氏所見本不誤也姤之小畜云公孫爭之彊入委禽左氏昭元年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杜注禽雁也納采用雁

大過之第二十八

豫 晨風文翰 毛詩鴥彼晨風爾雅釋鳥晨風鸇郭注鷂屬升之恆云假文翰翼隨風背北

臨 六家作攜公宰制分陰制其陽唐叔失明 案唐叔晉所都也謂晉六卿分晉

大壯 叔帶之災居于氾廬 一本作君子記廬誤案春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左傳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於氾王使來告難曰得罪於母之寵子帶

鄙在鄭地汜昭二十六年傳天不靖周施於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杜注叔帶襄王弟叔帶作難襄王處汜

姤　子般鞭犖圉人作患　一本作鞭革非左氏莊三十二年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

升　蝦蟆羣聚從天請雨　續漢書禮儀志注春旱求雨取五蝦蟆錯置於社之中地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蟆焉

漸　臺駘昧子明知地理障澤宣德封居河汾　左氏昭元年傳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實守其祀

渙　烏鳴夜巾　毛本鳴作噌

小過　兩心相悅共其茀藹　案毛本原注茀藹一作茅

蘆宋本作柔筋翟云當作茅蒐凡此並當闕疑不必强

解讖綴案柔筋圖識茅蒐茀韎亦非當是蕨蕨之譌其其薇蕨即召南草蟲所謂言采其薇言采其蕨也其薇蕨以助祭猶之其荇菜以助祭易林云夙夜在公即采蘩所謂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言夙見之後即助祭也易林云兩心相悅又云不離房中爵君子意即草蟲所謂旣見君子我心則悅言祭行之後即成昏也古者大夫以上言三月漸見助祭然後成禮賢服立傳注所言與易林可以互證翟氏謂當作茅蒐與上下文語意不相聯皆其說幷也

坎之第二十九

屯　重耳慕欲誅殺子圉　案晉文公殺懷公子圉重耳立事見僖二十四年左傳

需　狗冠鷄步君失其所　宋本作雞步漢書五行志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旤也郎中令龔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

頤　輕車醊祖疾風暴起促亂祭器飛揚鼓舞　毛詩仲山甫出祖箋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又韓侯出祖箋祖將去而犯軷也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鄭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周禮大馭犯軷注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杜子春云軷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說文醊祭酹也豫之大畜云住馬醊酒餟與醊同

離之第三十

小畜　爲燕攻齊夏乃不張騎劫憂亡　蠱云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復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敗騎劫於卽墨下見史記樂毅傳作騎劫者非

大有　比至火中枝葉盛夏　案火中謂夏月也坎之豐

云火中仲夏末濟之復云火中暑退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注心星以季夏昏中而暑退

大過　被綉夜行不見文章　漢書朱買臣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綉與綉同小過之否曰衣繡夜遊與君相逢

噬嗑　金城鐵廓　太平御覽居處部引作鐵郭作廓字誤

蹇　東山皋落勇悍不服金玦玩好衣爲身賊　左氏僖二年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歎曰佩之金玦棄其衷也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損　東里宣敷尊主安居鄭國无患　案東里謂鄭子產

益　泉起崑崙西出玉門流爲九河無有憂患　爾雅釋水河出崑崙虛色白郭注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

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之河合東注鹽澤出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震　見蛇交臥惜蚖甚惡　說文蠑蚖蛇醫以注鳴者方言守宮謂之蝘蜓毛本作蝘於義亦通

未濟　不如定証　宋本作定從

咸之第三十一

家　國馬生角陰孽萌作　漢書五行志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開元占經引地鏡曰馬忽生角其君以兵攻國破亡

同人　以鹿爲馬欺誤其主　案趙高事見史記秦本紀

隨　鶺鴒徙巢西至平州　左氏宣元年傳公會齊侯於

平州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蠱　販鹽不利市賈折閱　荀子良賈不爲折閱不市

賁　雄狐綏遺　宋本作唯唯毛詩雄狐綏綏又敝笱云其魚唯唯釋文引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家人　凱風无母何恃何怙　牟云凱風无母與毛詩序異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以慰凱風寒泉之思淸河孝王慶傳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蓋用三家古義凱風爲母沒之後孝子哀思之詩可與此辭相證

解　常葉折衡　一本作唐桑折衡　佐鬭者傷　周語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

夬　坐尸爭骸　一本作坐戶爭骸

萃　合巹同牢　儀禮士昏禮實四爵合巹鄭注合巹破匏也釋文巹居敏反說文巹蠡也廣韻十九隱巹以瓢

爲飲器婚禮用之巹上同禮記昏義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姤之復云合匏同牢

中孚　三頭六目道畏難宿　山海經海外南經其爲人一身三首海內西經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淮南墬形訓有三頭民高誘注身有三頭蠱之旅曰三身六目遯之需曰三手六目政多煩惑三手當作三首聲之誤也

恆之第三十二

家人　失我熊羆　宋本作熊罴

損　勝相賊火得水息　吳越春秋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注五勝謂金木水火土五德迭相勝漢書律志秦推五勝以爲水德

夬　爭雞失羊亡其金囊　易緯坤靈圖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雞失羊亡臣從恣主方伴注西岳之精爲玉

羊

姤　十登九陟馬跌下前管子佐之乃能上山　國語齊語管子曰南征伐楚踰方城登汶山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韋注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

漸　撞頓東徙　說文撞水出廣漢梓潼北界徙紅切頓謂止舍之處史記王翦傳三日三夜不頓舍

巽　怨惡被燒　宋本作怨亟燒被

兌　狗吠非主嚙傷我足　戰國策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漢書蒯通傳狗各吠非其主

小過　如岐之室一息十子古公治邑　案文王治岐是生十男古公亶父去豳始遷岐邑也

既濟之第三十三

坤　周成之隆刑措無囚大宰讚祐君子作仁　案周成王時周公爲大宰也一本作大衆非漸之小畜作大宰賛祐君子作人賛乃讚字之誤古人仁通用

需　皐陶揩聾亂不可從　文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瘖與瘖同

隨　堯問伊舜　翟云當作尹壽新序雜事堯學乎尹壽晏案歸妹之小畜云堯門尹爵聖德增益謂尹壽也昌案堯門尹爵即堯問尹壽之誤漢隸書壽字作爵與爵相似

蠱　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遊齊處鄆喪其寵身　事見左傳

損　利詰妒姝　宋本作利詰奸妖

震　驄騧黑鬃東歸高鄉　大壯之謙云驂鬒黑鬃東歸南鄉玉篇騧騧音爲馬行兒鬃子紅切馬鬛

小過　逢駮猛虎爲所吞易　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注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

大壯之第三十四

需　丞相命駕胡亥失所　案丞相謂李斯胡亥二世名也事見史記秦本紀剎之中孚云高弒望夷胡亥以斃

小畜　秦失嘉居河伯爲怪還其銜璧神怒不祐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豫　信誘龍且塞水上流半渡決壅楚師覆亡　漢書韓信傳龍且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之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

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龍且

觀　五石示象襄伯不成　左氏僖十六年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伯讀如霸謂宋襄圖霸不成也

剝　乘風雨橋　宋本作雨橋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反夏紀作橇橇直轅車也毛本作禹原注禹一作雨

无妄　張氏拼酒請謁左右平叔枯槁獨不豢所　史記陳丞相世家富人有張負獨偉視平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予酒肉之資以內婦平家負郭窮巷弊席爲門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言平叔當枯槁之時不豢哺

人所許也毓崧案叢書本平叔作王畤注云王一作平宋本王叔注云王一作平叔一作特

盆　太姒之孫周文九子　大雅思齊云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毛傳太姒文王之妃也太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正義引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左氏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注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正義曰伯邑考已死不數案劉向列女傳亦言太姒生十男與史遷同不數伯邑考故云九子也毓崧案叢書本姒作姬下句既言周文九子似當作太任爲是若作太姒則不得言孫矣

漸　陽氏狂惑季孫亂潰　案陽氏謂陽虎也

巽　敵人襲戰閔王逃走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卒

子湣王地立燕將樂毅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衞衞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去走鄒魯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相齊殺湣王左傳閔公史記魯世家作湣公湣與閔同

晉之第三十五

屯　梁君好城失其安居　左氏僖十九年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秦遂取梁

大畜　賈辛醜惡妻不安夫　左氏昭二十八年傳賈辛爲祁大夫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今子少不颺吾幾失子矣革之未濟云賈辛醜惡妻不安夫一本作買辛誤

坎　飛兔腰褭　呂氏春秋離俗覽飛兔要褭古之駿馬

也高誘注皆馬名日行萬里馳若兎之飛因以爲名開
元占經引瑞應圖飛兎者馬名也日行三萬里又引應
劭漢書注騕褭古駿馬赤喙元身日行一萬五千里玉
篇褭騕褭奴了切歸妹之漸亦云飛兎褭驂唐韻正毋
字注引作騕褭宋本作腰裊非

萃　鴞鶵鵝鵠　宋本鴞鶵作鳩鵝

井　入才既登以成嘉功　一本作入材誤艮之歸妹云
入才既登

小過　章父憂僂箕子佯狂　宋本作章甫薦屨賁之屯
剝之泰俱云章甫薦屨箕子佯狂案章甫殷冠箕子服
之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曰章父薦屨不可久兮顏注
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昌案章父薦屨即冠屨倒置之意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薦屨即苴履也毓崧案穀梁僖八年傳云弁冕雖敝必加于首與賈誼傳可以互證

說文薦之所食草也薦屨謂草屨佯狂爲奴服草屨也

明夷之第三十六

履 暮成藿羹 太平御覽豆引作藿葉 志快心懽

御覽豆引志快意悵

賁 光禮春成陳寶雞鳴 困之未濟云光休春成陳寶

雞鳴賁之夬云光禮春成陳倉雞鳴大有之井云光祀

春成陳項雞鳴文選西京賦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李善注引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坂城

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則若雄雉其聲殷

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

夬 環堵倚鉏 一本作環緒非

萃 稷爲堯使西見王母 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

郭注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大戴禮少閒云舜以天

德嗣堯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帝王世紀舜時羣瑞畢臻西王母來獻白環及益地圖唐注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枚異苑零陵文學奚景於舜廟下得西王母所獻玉琯是堯舜之時有西王母之國也陳第毛詩古音考引稷爲堯使西見王母與今本同

井 陽并悖狂拔劍自傷 翟云素問生氣通天論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注并謂盛實也

艮 深目窈身 一本作窕身

旅 管叔遇桓得其願歡膠目殺糾振冠無憂 案管叔謂管仲遇齊桓也呂氏春秋贊能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祓以爝火釁以犧猳焉歸妹之困亦云管仲遇桓膠目殺糾一本目作曰誤

節　鼓音不絕頃公奔敗　左氏成二年傳齊侯使請戰師陳於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齊師敗績案齊侯齊頃公也

未濟　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禮檀弓以巫祝桃茢執戈左氏昭四年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風俗通桃人垂葦交畫虎於門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禮稽命徵曰桃弧葦矢以除疾殃

家人之第三十七

乾　千歲槐根身多斧瘢　太平御覽槐引身多斧瘢節之萃亦作斧瘢

頤　伊威盈室長股贏戶　毛詩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傳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說文蠨蛸長股者

豐　漢臺爲秦使我升坐　宋本作侯臺

兌　何材待時　一本作何村誤

未濟　金木爲仇酉賊檀殺　毛本作酋長擅役

睽之第三十八

无妄　金城朔方外國多羊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墨子曰金城湯池又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

恒　孟巳乙丑哀呼尼父　左氏哀十六年傳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公誄之曰哀哉尼父無自律杜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孟巳者謂孟夏四月建巳之月也

益　賴生光水　宋本作賴先休光

井　井堙木刊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

蹇之第三十九

乾　叔肸居宛祁子自邑乘遽解患羊舌免脫賴得生全

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叔肸即叔向羊舌氏也

需　哀公怯弱風氏復北　左氏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臾風姓也魯之季世季氏將伐顓臾怯弱不振附庸之國將復敗北也

訟　培塿無柏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

泰　元豕自歸困涉大波　毛本作去家自歸

大畜　高氏飲食憂不爲患　左傳昭十年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言高氏酒食不能爲患於齊也

臨　晉君出裝隱隱西行　太平御覽雷下引作易林變

占

睽　此下闕甕蹊辭各本少此一行宋本亦無

兌　機設餌張司暴子良范叔不廉凶害及身　案子良謂趙簡子御王良機設餌張謂田獵御車也范叔晉范氏也左氏哀二年傳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將戰郵無恤御簡子子良授太子綏杜注郵無恤王良也子良即王良後又稱郵良皆一人而異稱也哀四年五年傳趙鞅圍邯鄲又伐齊皆以范氏之故范氏遂亡故曰凶害及身

節　西國彊梁爲虎作狠　老子彊梁者不得其死莊子山木篇以其彊梁隨其曲傳釋文彊梁多力也

小過　六目睽睽　宋本作六月非

解之第四十

蒙　談何容易　家談何容易見漢書東方朔傳

履　並后匹嫡　一本作正嫡字形之誤

豫　投椇荷糧　一本作哀誤何本作投不誤旅之恒云

投椇荷糧

賁　經聚整冠　何本作整宋本作正一本作聖非

剝　陰雨前作　毛詩古音考引作陰歷

无妄　上下昏迷屬公孫齊　春秋莊公元年夫人孫於

齊公羊傳內諱奔謂之孫一本作屬公經齊非

大畜　采亩山頭　邶風言采其蝱毛傳蝱貝母也爾雅

釋草蝱貝母釋文蝱亡庚反詩作蝱同玉篇亩俗蝱字

坎　傫如喪狗　史記孔子世家儽儽然若喪家之狗傫

與儽同小過之歸妹云殯家出走何如喪狗

晉　去如奔䖟害不能傷　方言箭之三鐮長尺六者謂之飛䖟潘岳閒居賦激矢䖟飛案奔䖟猶飛䖟也言駿馬之疾如飛䖟也

升　賊仁傷德　一本傷作湯誤

損之第四十一

履　百流歸德　一本作歸得古德得通用

觀　來歸温室　漢書孔光傳或問光温室省中樹光嘿不應注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温室殿

噬嗑　河伯娶婦東山氏女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三老廷掾歛百姓錢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豹卽使大巫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凡投三弟子復投三老河中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又損之益井之乾云雨師娶婦黃岩季子山海經海外東經雨師妾在其北

郭注雨師謂屏翳也

大過　求橘得枳　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一本作來揭得枳

恒　良夫孔姬脅悝登臺欒季不扶衛輒奔逃　左氏哀十五年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聞亂使告季子奔衛侯輒來奔一本脅悝作負理誤漸之恒云負悝登臺

益之第四十二

需　日昳之後　說文昳日昃也漢書游俠傳至日昳皆會書無逸正義曰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蒙之睽云蹉跌側跌中酉爲祟

比　蚩尤敗走死於魯首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禽殺蚩尤注引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

小畜　雖有鋒門不能危身　翟云鋒門即逄蒙史記龜策傳荀子王伯皆作蠭門蠭漢書通用鋒晏案呂覽聽言篇作蠭門漢書王褒傳作逢門藝文志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

謙　利之四鄉　一本鄉作𩔰不成字萃之比云德施流行利之四鄉

臨　帶季兒良時利權兵　文選過秦論吳起孫臏帶佗兒良李善注帶佗未詳佗亡何反元和姓纂六國時有帶他兒姓苑帶季即帶佗也漢書藝文志兵家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溪反唐韻正兵字注引

易林作帶季翟氏謂當作帶佗非也

升　光濟沖人　一本作夬濟誤

夬之第四十三

噬嗑　長城驪山生民大殘涉叔發難唐叔爲患　案長城驪山謂秦人殘虐也震之姤云阿房驪山子嬰失國史記秦本紀三十四年築長城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酈山即驪山也陳涉世家陳勝字涉吳廣字叔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謂涉叔首先發難攻秦也年云吳廣字叔唐叔當作廣叔

剝　華沃鉄舒　一本作華沃鉄疏有誤字

咸　禍起蕭牆意如制國　案季孫意如也事見左傳

遯　樹表爲壇相與期言午中不會龍采棄廢　史記穰

苴傳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當斬遂斬莊賈以徇於軍

升 傴傀如儀前後相違　玉篇人部傴巨勿切傴強傀古回切周禮曰大傀栽注云傀猶怪也

井 驥疲鹽車出於銜箠　案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見戰國策

姤之第四十四

屯 與虎相觸猬爲功曹班权奔北　大畜之泰同同人之泰云猬爲功曹伏不敢起坎之中孚云惡虎畏班胡氏易學啟蒙翼傳引郭璞洞林曰虎在山右馬過其左駮爲功曹猬爲主者垂耳而前不敢來下文選上林賦

紵白虎披班文七啟拉虎摧班注班虎文封禪文般般之獸注引春秋考異郵曰虎斑文者陰陽雜也風俗通云虎呼班輒怒班斑般古通用班叔謂虎也猬能食虎故班叔奔北

需　卑斯以思爲君奴婢　案斯與廝役之廝同莘之觀云卑斯內侍未濟之坎云更爲斯吏易旅卦斯其所取災王弼注斯賤之役後漢書左雄傳職斯祿薄注斯賤也故云奴婢

同人　舉動失常　一本作舉運

噬嗑　公歸嫗宅　一本作樞宅

大過　監諸攻玉無不宜鑿　一本作鑿諸非良之明夷云諸石攻玉無不穿鑿何本作斂諸淮南子玉待礛諸而成器高誘注礛諸者攻玉之石說林訓璧瑗成器礛

諸之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細礪謂之碇礶礷諸治玉碇礶治金廣雅礷諸礪也

晉　鼫鼠賣卜利少无謀　漢書藝文志蓍龜家鼠序卜黃二十五卷五行志燕有黃鼠銜其尾舞一日一夜死近黃祥也抱朴子內篇鼠壽三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仲能知一年之內吉凶及千里外事也後漢書郎顗傳常賣卜自奉毛何本俱作賣龜以鼫鼠賣龜爲二事言得利之少於義亦通

明夷　西戎爲疾幽君去室　案幽當作豳謂大王去豳也升之艮云西戎獯鬻病於吾國毓崧案幽君似卽豳王西戎似卽大戎若指爲太王恐與下文陳子項伯之事不類

萃　越疏空乖　一本作庶乖　不能遠之中道疲休毛本之中誤倒

革　蘇秦發言韓魏無患張子馳說燕齊以安　案張子
謂張儀也事見戰國策
震　三桃三口莫適所與　案三桃當爲二字之誤唐韻
正口字注引易林二桃三口顧氏所見本猶未誤也晏
子春秋云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聞晏
子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
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不受桃是無勇
也援桃而起田開疆亦援桃而起古冶子曰若冶之功
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
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
生之不仁亦反其桃而死諸葛亮梁甫吟云一朝聽讒
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李白詩云力

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

萃之第四十五

乾　碩鼠四足飛不上屋　爾雅鼫鼠孫炎注五技鼠也說文鼫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易晉如鼫鼠九家易云鼫鼠喻貪飛不上屋子夏傳作碩鼠碩鼫通用

泰　漏卮盛酒利無所有　淮南子江河不能塞漏卮鹽鐵論漏卮不能滿　曹植書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

大畜　北與山連　一本北作比誤

大過　搔虱生愁　一本作虱作蝨誤太平御覽蚤引蚤虱生愁　膳夫仲允使我無聊　案詩小雅仲允膳夫一本作仲年御覽蟲豸部引膳夫仲年使我無憂與愁

合韻呂案古音聊愁同部不必改作憂

大壯 買椒失栗 唐韻正毋字注引買椒失粟宋本椒作菽

家人 細小貧窶 一本窶作屢非

益 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 顧亭林謂此指王嬙昭君然易林昭君或取昭明之義不必定指漢宮人也鼎之噬嗑云乾侯野井昭君喪居此昭君謂魯昭公又是一義

井 鳩杖扶老 風俗通云高祖與項羽戰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作鳩杖以扶老續漢書禮儀志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

漸 喬木無息漢女難得橘柚請佩反手離女 案劉向

列仙傳江妃二女鄭交甫曰我欲下請其佩又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朱本作橘柚毛何本並作禱神

巽　衆口銷金愆言不驗　國語周語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節　針頭刺手百病瘳愈抑按捫灸死人復起　史記扁鵲傳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所謂尸蹷太子未死也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太子起坐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針與鍼同灸讀如久謂以艾灸之或作炙譌

升之第四十六

屯　龍子善行西得大壽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史記老子傳孔子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龍子謂老子也史記云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故曰大壽

需　商子無良相怨一方　案謂商鞅也豐之遯云商子酷刑鞅喪厥身

蹇　牽瑜上樓　宋本作牽羭

夬　彭離濟東遷之上庸　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升　刻畫爲飾嫫母無鹽　劉向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其爲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三宣王納之爲后

豐　獲福大椿　莊子逍遙遊云上古有大椿焉八千歲

爲春八千歲爲秋

節　靈臺觀賞膠鼓作人　案膠鼓謂東膠之學辟雍之鼓也一本人作仁

困之第四十七

坤　六鶂退飛爲襄敗辭陳師合戰左股夷傷　左氏僖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杜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史記宋世家作六鶂說文鳥部引春秋傳六鶃退飛僖二十二年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魯僖九年宋襄公立至僖二十三年襄公卒

恒　士穀彘季反謀桓子不從元帥遂行執戟爲荆所敗　左宣十二年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杜注彘季代林父釋文穀本又作縠同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杜注

桓子林父彘子曰不可杜注彘子先縠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案邲之戰楚敗晉軍故曰爲荆所敗

大壯　子與失勞黃鳥哀作　案子與即子車秦之三良也一本作子輿革之小畜云子車鍼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國無輔

姤　曣晛仁人　玉篇日部替於見切日出也晛牛禮切日跌也史記封禪書中山曣溫曣與替同案曣晛當爲曣睆之譌毛詩晛睆好貌曣睆亦言仁人之美好也

萃　申酉稷時陰慝萌作　穀梁定十五年傳日下稷注稷昃也下稷爲晡時隸釋郙閣碑劬勞日稷費鳳碑乾乾日稷毛本稷作敗宋本時作射

旅　絃黑大索困於清室　案清室當爲請室之誤漢書

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罪耳

小過　鳳有十子同巢其母　初學記鳳引同巢其母白孔六帖鳳引亦作共母中孚之觀云鳳生十子同巢共乳

既濟　志𢪛心離三旅心衰　宋比之渙云一旅三關羮之衆云三人爲旅說文㫃部旅軍之五百人爲旅从㫃从从二俱也詩旅力方剛毛傳旅衆也人三爲衆故云三旅翟注改作三閭牽合屈子事非也

井之第四十八

隨　蜺見不祥禍起我鄉　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有蜺蒙霧蜺日旁氣也其占曰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雲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蜺四方日光不揚解而溫蜺如禽在日旁故蜺見爲不祥之占黃刻宋本改蜺作蝌非

炊　炙魚鋼斗張何夜鼠　史記刺客傳專諸進魚炙又趙世家使廚人操銅斗以食代王及從者後漢書鄧禹傳上過禹營禹進炙魚牟云說文㭪斗可以射鼠

遯　御㽎南北誤入喪國杜季利兵傷我心腹　太平御覽蜘蛛引易林蜘蛛南北巡行罔罟翟云傷我心腹墨子明鬼杜伯射宣王中心而死晏案御覽蟲豸部引作傷我心旅說文呂脊骨也篆文呂从脊旅卽膂之省文

大壯　公孫之政惠而不煩喬子相國終身無患

案喬子謂鄭子產公孫僑也喬僑通用

睽　循理舉手舉求相予六體相摩終無殃咎　翟云此言相人也舉謂唐舉荀子非相篇梁有唐舉晏案六體相摩此卽後世相人揣骨之法

解　不亟徙鄉　一本徙作徒誤

損 鄭會有聲 一本作鄭澮 龢案會與檜鄶通所鄭 國本鄶國詩譜以檜風合 為一譜檜風甚楚序說以為刺淫恣之詩易林云鄭會 有聲言鄶鄭之樂皆淫聲其下文云國亂失傾宏朗早 見止樂不能 是其明證

艮 兩山崩使苲君頑好 何本作崩使毛本崩作崩誤毛本苲君何本苲作莋誤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略自汶山以西白狼槃唐菆等百餘國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注引華陽國志云邛來山一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漢書西南夷傳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漢地理志越巂郡定莋師古曰苲音才各反晉書地理志作定苲縣苲與莋同說文妘籀文作敗敗與頑同宋本作南山蘭葘使君媚好臆改不可從 昌案兩山崩使當用 華陽國志五丁開山 事苲君即 蜀君也

漸　黃虹之野賢君所在榮段爲相國無災殃　太平御覽休徵部引孝經援神契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又引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昇平則黃中而青暈乘火而王則黃中而赤暈乘金而王則黃中而白暈乘水而王則黃中而元暈新序雜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乃案兵而輟不攻魏謂榮寵段干木而爲相則國無加兵之殃矣一說榮段當作榮散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注有榮公散宜生毛何黃本並作榮段段散字形之誤中孚之乾云黃虹之野賢君所臣管仲爲相國無災咎與此文不同翟本并改此文爲管仲非也

節 骨爲灰土以一本爲作於誤

中孚 傾泆不行弱走善僵孟縶無良失其寵光 左氏昭七年傳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杜注跛也釋文縶張立反傾泆與傾跌同

革之第四十九

比 門觀王庭 宋本作闕觀

筮嗑 倒基敗宮 一本作敗宮非

夬 夙伯所獻襄績厥緒佐文成霸爲晉元輔 案夙伯趙夙也左傳夙事晉獻公滅耿霍叔爲大夫襄當作衰字形之誤衰從公子重耳後佐上軍是佐晉文成霸業也節之泰云伯夙癸獻衰績厥緒毛本作衰不誤

井 水爲火壯悲厥不起 翟云壯當作牡左傳昭十七年水火之牡也注牡雄也

巽　兔聚東郭衆犬俱獵　戰國策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

渙　宋公德薄敗於水泓　案宋襄公敗于泓見左氏傳二十二年傳

鼎之第五十

否　德施溥育　宋本作博育

隨　吉日車攻　一本作吉月誤

臨　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家易其公　漢書李尋傳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熒惑往來无常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應劭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孟康曰角兩星大有之復云火之井谷揚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極登上玉牀家易六公

字句有誤當从此文

賁　腫脛病腹𦙍廁汙辱　左氏成十年傳晉侯欲食麥張如廁陷而卒杜注張腹滿也釋文張中亮反

賁　老猾大猶東行盜珠　山海經堯光之山有獸焉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名曰猾褢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菟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廣韻犰狳獸似魚蛇尾豕目見人則佯死猶與猶同史記高祖紀為人傈悍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而獪或謂之猾渙之同人云猾偷竊發盜我黃寶

歸妹　侯叔興起季子富有照臨楚國蠻荊是安　案侯叔謂楚申叔時季子謂太子審也國語王使士亹傳太子審問於申叔時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其可興乎宋本侯叔作侯叔

震之第五十一

蒙 衆鳥所翔中有大怪九身無頭魂驚魄去 文選郭璞江賦奇鶬九首爾雅釋鳥鶬麋鴰郭注今呼鶬鴰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三國典略云齊園有九頭鳥見赤色似鴨九頭皆鳴又引嶺表錄異云鬼車入人家鑠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爲犬齧下一首常滴血血滴之家即有凶咎酉陽雜俎云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有聲如力車鳴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裴瑜注爾雅云是九頭鳥也繹史引衛波傳有鳥九尾人以問孔子曰鶬也河上之歌曰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廣韻引韓詩同鳥有九頭如楚辭雄虺九首之類故爲大怪

小畜 羊舌叔虎野心善怒黷貨無厭以滅其身 左氏

襄二十二年傳宣子殺羊舌虎杜注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昭十三年傳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杜注鮒叔向弟也

賁　掠我妻子　一本掠作探誤

中孚　神烏五彩鳳凰爲主集於山谷使年歲育　太平御覽鳳引神烏五色鳳皇爲主集於王谷使君得所白孔六帖鳳引亦作王谷

未濟　雲雨不行爲止其鄉　藝文類聚雷引雲雨不下各自止鄉

艮之第五十二

師　東嶺多栗　一本栗作粟非

噬嗑　入闈爲儀　案入闈闥而有儀如詩傳所云情欲無介乎儀容也一本作閨誤

頤　人面鬼口　陳第毛詩古音考後下引人面九口臨之坎作人面九口鬼九古通用如鬼侯即九侯也

姤　操笱搏貍荷弓射魚　一本荷射射魚非

升　臏詐龐子夷龜書木　謂孫臏龐涓也事見戰國策史記

漸之第五十二

比　文山鴻豹　白孔六帖云獨豹䳄也陸佃埤雅引鄭璞曰䳄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易林文山鴻豹葢言此也羅願爾雅翼䳄今之獨豹也以䳄爲豹聲之誤也

謙　蟠梅折枝與母別離絕不相知　毛本作摇梅折枝爾雅釋木梅柟郭注似杏實酢又時英梅郭注雀梅說苑奉使篇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

子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送列國之君者乎梁王見諸發
令逐韓子謂梁臣見逐故云別離也

豫　瘯蠡腯肥　左氏桓六年傳博碩肥腯謂其不疾瘯
蠡也釋文瘯七本反蠡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
也

隨　鬬虎入邑心欲逃匿走據陽德不見霍叔絕無憂恩
史記鄭世家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
兵救宋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
鄭執解揚而獻楚解揚負楚約楚莊王將殺之解揚將
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
諫王赦之使歸晉爵爲上卿案鬬虎入邑謂得子虎于
霍邑走據陽德古陽楊通用謂解楊爲楚所報終以赦
歸故云不見霍叔絕無憂恩也

遯　子長忠直李氏爲賊禍及無嗣司馬失福　案子長司馬遷之字因李陵而受腐刑故禍及無嗣見漢書司馬遷傳唐韻正福字注引作李氏爲賊一本作季氏誤

大壯　節慶之德不涉亂國雖昧无光後受大慶　案此謂吳季子也史記吳泰伯世家王餘昧欲授弟季札讓逃去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殺王僚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言季子之節潔身避亂雖有昧之授札若无光之弑僚則後人猶得蒙慶也

家人　員困竭忠伍氏夷誅　案員謂伍員也一本員作負誤

歸妹之第五十四

坤　喘牛傷暑弗能耕畝　漢書丙吉傳吉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恐牛近行用暑此時氣失

節也剝之无妄云踦牛傷寒非能成畝

否　煎砂蔵暑鮮有不朽去河三里敗我利市老牛盲馬去之何悔　案煎砂煮鹽當盛暑之時若去河稍遠則不爲利市矣一本作老手育馬非

益　三驪負衡　宋本驪作驥復之艮亦云三驪負衡毛本不誤

旅　西賈巴蜀　一本作邑蜀非

渙　生我嘉福　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嘉福

豐之第五十五

坤　鈞魴與鯉王孫列俎　初學記漁引鈞挂鰐鯉王孫利得

大有　宣房戸室括薪除毒　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決河

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史記河渠書作宣房戸室卽指宣防之宮不必如牟說改戸室爲瓠子也

復　蒙祐諧偶　毛本偶作偈誤既濟之渙作蒙祐諧偶不誤

咸　青蠅集聚變白爲黑　一本蠅作繩誤

晉　齫齫嚙嚙　一本作𧮂𧮂誤

旅之第五十六

乾　寄生無根如過浮雲　毛詩正義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朔之

蒙　封豕溝瀆灌潰國邑火宿口中民多病疾　史記天官書奎曰封豕爲溝瀆正義曰奎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天官書又曰箕爲敖客爲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索隱曰詩緯云箕爲天口正義

曰箕移徙入河國人相食金火入守天下亂韋昭曰火熒惑

同人　牀傾簀折　易剝牀以辨釋文引黃穎曰辨牀簀也爾雅釋器簀謂之笫郭注牀板說文簀牀棧也

夬　十雉百雛　太平御覽鷄引作十雞百雛　抱雞博虎　御覽引作捕虎

蠱　慶仲奔莒子般獲福　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晏案與此數解不合子般當是子穀之誤共仲子公孫敖敖生子穀左氏文十四年傳穆伯卽公孫敖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杜注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又文元年傳周叔服曰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故曰子穀獲福

渙　甲子成亂簡公喪亡　案甲子當作甲午左氏哀十四年傳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即簡公也

巽之第五十七

益　兄征東燕弟伐遼西大克勝還封君河間　漢書荊燕王傳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地理志遼西郡秦置屬幽州河閒國故趙文帝二年别爲國又元封元年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

革　家無聊賴　漢書陳餘傳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季布傳晉灼注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比之解云無聊慮作姤之中孚云公孫無賴渙之比云身無聊賴

鼎　矢石所射襄公病劇吳子巢門傷病不治　左氏襄

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公羊莊二十一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注民病疫也或作攜通作厲襄公痢劇謂當魯襄公之時也兌之蠱曰吳子巢門死命失所鍾松按襄公謂宋襄公痢劇者言其傷股而羸也兌之蠱小過之睽並云宋公危殆吳子巢門亦以宋公吳子並言是其明證

兌之第五十八

比　嵩融持戟　翟云周語融降於崇山崇古嵩字　杜伯荷弩　史記封禪書注杜伯執弓矢射宣王國語周語杜伯射王於鄗韋注引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隨　如蝟見鵲偃視恐腸不敢拒格　史記龜策傳蝟辱於鵲集解引郭璞云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術

曰鴞今蝟反腹者蝟惛其意而心惡之也

噬嗑　南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惄如周飢　案詩汝墳伐其條肄毛傳斬而復生曰肄故云伐樹斬枝又詩惄如調飢毛傳調朝也釋文作輖周郎輖之省文

歸妹　養虎畜狼還自賊傷　史記項羽傳所謂養虎自貽患也

渙之第五十九

剝　爲虎所嚙太山之陽　事見禮記檀弓

節之第六十

否　張陳嘉謀贊成漢都　翟云謂張良陳平也

蠱　平王逐建荆子憂懼　左氏昭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二十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使城父司

馬奮楊殺太子沬至太子建奔宋皆楚平王時事

臨　鬼瞰其室　楊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解　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為君　牟云鄭曉謂此言定陶傅太后也翟云事見漢書外戚傳

損　北陸苦寒　左傳曰在北陸而藏冰未濟之蒙云北陸藏冰

中孚之第六十一

困　舞陽漸離擊筑善歌慕丹之義為燕荊軻陰謀不遂霍目死亡功名何施　事見史記荊軻傳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秦始皇召見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索隱曰以馬屎燻令失明

小過之第六十二

師　厎卿操斧豫章危殆　禮斗威儀君政訟平豫章常

生漢書司馬相如傳楩枏豫章師古注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說苑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䜨崧案左氏襄四年傳云匠慶用蒲圃之檟慶卿古通用匠卿即匠慶也

兌　匏巴鼓瑟不悅於心　荀子勸學篇匏巴鼓瑟游魚出聽楊倞注引列子匏巴鼓瑟鳥舞魚躍

既濟之第六十三

既濟　元兔指掌　一本作損掌

鼎　祭仲子突要門逐忽禍起子傷弟伐其兄鄭人不昌案事見左傳魯桓公晧子傷一本作子商䜨崧案左氏桓十一年傳云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哀九年傳云不利子商一本作子商者是蓋子突之立宋爲之也

晉　沈湎失節　一本作沈酒誤何本作湎宋本作浮沈誤

節　上下咸悖景公失位長歸无恒望妻不來　一本悖

作慽誤无恒一作元洹字形之譌景公謂齊景公也越

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說苑齊景公以其

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言齊妻吳而長

歸望之不復來也

未濟之第六十四

蠱　青蠅嘔聚觸我羅域　太平御覽蜘蛛引青蠅嘔嚇

以求䖝𦝫藝文類聚蜘蛛引觸我羅城

離　應聘唐國四門穆穆　案唐謂唐堯也

大壯　魁罡指南告我失中　案即魁剛也家人之漸曰

魁剛所當初爲敗殃蜀志諸葛亮傳亮算太乙數今年

罡星在西方唐書李泌傳孟冬魁罡不可營繕罡剛正

字罡剄皆俗字

姤　淵藪牡荊生騶山旁　泰之損曰枂蔽牡荊本草牡

荆一名黃荆小荆廣州記金甯浦有牡荆指病自愈太平御覽引淮南萬畢術曰南山牡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有月暈時刻之

易林釋文後序

易林釋文何爲而作也因黃氏校刻宋本多所竄改而作也先是易林有汲古閣毛子晉本自黃蕘圃刻本行世積寫清整鏤刻精工坊肆盛行又雕鐫小字本俗儒耳學不能細心讀書甚重黃本而舊本寖湮矣黃序云諸刻易林悉出自明內閣本而黃氏所刻據陸敕先傳臨之宋本蕘圃得之顧千里千里得之程念鞠展轉傳鈔文與毛本大異夫使鏤板出於宋時猶爲可信今以影鈔臨寫之本輕改古書字句差互其可據乎且毛子晉之刻本即宋黃伯思所校定序稱字誤以快爲怏以羊爲手以喜爲嘉以鸐爲鵲義可兩存今以毛校黃刻不應殊異如此之多凡子晉槧書悉因其舊間有舛譌不敢肊改得失顯箸循覽易明此汲古閣之本所由貴重於書林也近世士大夫崇尚

宋本好奇矜異是古非今而所謂宋本者或出於書賈射利鄉壁虛造之徒至謂影摹宋鈔尤不可信以抱經盧氏之積學猶或誤从況其下者乎蘇氏志林云近世人輕以意改古書鄙淺之人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旨哉斯言可謂信而好古矣晏爲釋文信古傳舊守多聞闕疑之指懼不知而作之譏自以炳燭之明必有不逮然紬繹舊文實事求是庶幾西京故書不至滅沒於後人之手僭易妄更貽誤來學則釋文之所爲作也山陽丁晏後敘

書翟氏牟氏易林校畧後

甲寅秋余撰易林釋文既畢越兩月得東萊翟氏云升棲霞牟氏庭校畧本注義簡質校正詳愼頗具苦心視黃本爲善矣然如箕仁入室改作飢人入室反得大栗改作反得丹穴餌吉知來改作乾鵲知來哀相無極改作衷和無極並承黃本之譌其肊改之失亦如黃氏如乾之坎云黃鳥來集黃本作采菉校畧改菉爲蓄非也需之恒云蝸螺生子卽蝸蠃之異文校畧改蝸爲蠘非也又如屯之觀云爲王妃后莊公築館與左傳莊公築王姬館合不必改莊爲桓也屯之大畜云逢禹巡狩錫我元圭與虞書禹錫元圭合不必改禹爲舜也棠之比云豕生魚魴與京房易傳豕生魚合不必改豕爲家也大畜之臨云六家作權公卿剖分六卿分晉之室故下文云唐叔失明不必改六爲三

也莽之噬嗑云支定厥祥康叔受福康叔為文之昭故上支云文定厥祥不必改康為唐也井之隨云蜺見不祥蜺占不祥不必改為緇女之蜺也井之漸云黄虹之野黄虹為瑞不必改為朝虹之草也改大過之茅筋為茅蕝改困之三族為三閭凡此校畧所改皆武斷之甚者也其尤異者校畧大題為焦氏易林牟序直稱為崔氏易林據後漢書崔駰傳祖篆王莽時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牟氏謂易林乃莽時建新大尹崔延壽撰新信聲同大尹誤為天水崔形誤為焦崔篆蓋字延壽以二千年之舊名一旦而改移崔氏其說甚怪竊未敢以為然也牟據漢費直舊序云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撰晏案西漢諸儒未有代人作序者孔安國尚書序自序其書亦係僞托此費直之序必依托也漢書稱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

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藝文志無費氏篇目費易本無章解爲有爲人敘述者乎延壽爲梁人漢書稱爲小黃令小黃屬梁國地於建信天水何與焉宋本原有此序程迥晁公武皆引之鄭端簡公謂延壽與孟喜高相同時非王莽時費直亦非莽時人宋人因疑費序之僞矣牟氏亦云序假名費直妄人加東萊費直長翁曰七字旣明知舊序之僞猶據以爲莽時且謂崔篆蓋字延壽蓋者疑辭徧檢書傳篆無延壽之字况說紛騰疑誤後學夫何取焉牟又引東觀漢記永平五年占周易卦林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詔問沛獻王輔爲易林震之蹇文晏案王厚齋漢志攷亦引東觀記此文薛季宣序引同並稱以京氏易林占之後漢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京爲延壽弟子是爲焦氏之學雖有明徵其非崔氏亦明矣牟又引後漢儒林傳孔

傳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晏案李賢此注崔篆所作易林也郎顗傳九日三公李賢注引焦延壽分卦直日之法張衡傳李賢注又引焦氏易林明焦氏與崔氏各自爲書章懷之注甚晰隋書經籍志云易林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並云焦贛撰梁又三十卷唐書藝文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焦贛崔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崔篆焦崔志別爲二未嘗淆爲一也唐會昌中王俞序云延壽所著大易通變其卦總四千九十六題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皆唐初人俱引焦氏易林未嘗以爲崔氏後人何由而肊斷之乎翟氏又引宋李石續博物志後漢崔篆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自唐以來言易林者皆稱焦氏惟石得其實晏案李石所引即范書之文以廣異聞未嘗指此易林即爲崔氏翟云得實是爲厚誣古人原書具在

可覆審也翟又引同人之豫鼎之節云安民呼池謂安民縣始於王莽時在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晏案毛本同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黃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凡改還就不可从也夫曲學阿世古人所譏實事求是先儒所貴晏既錄其說之精覈者標其姓氏箸於篇後復書其竄改之失將以匡救其非就正有道知我罪我以俟後之君子而已甲寅中冬月幾望丁晏書後

跋

山陽丁儉卿先生箸易林釋文二卷自序云紬繹舊文疏其隱滯實事求是擇善而從統觀全書無不與序言符合而其精心卓識尤在於謂易林學出西京非東漢諸儒所能依託毓崧承命校字爰據先生所言者從而引申推廣以就正焉按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以易林占雨東觀漢記云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易林震之蹇有此二語明帝諱莊而易林不避莊字坤之觀泰之豫否之既濟並云莊公築館豫之家人云莊姜無子則非作於明帝時可知崔篆之易林作於光武帝建武初年後漢書崔駰傳敘其祖篆云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箸周易林六十四篇光武帝諱秀而易林不避秀字需之艮晉之比並云秀方造夬之晉云麥秀傷心斷不出自篆手則非作於光武時可知更始諱元而易林不避元字屯之大畜云逢禹巡狩錫我元珪則非作

於更始時可知王莽自言出自田齊實爲陳恒之後裔漢書王莽傳云田和有齊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今按以史記齊世家考之田和乃陳恒之曾孫當是時孰敢指斥恒之罪惡而易林則言其弒君觀之遯云雍門內崩賊賢傷仁暴亂狂悖簡公失位今按此即斥言恒之弒簡公也

夫篆之屈節莽朝實以憚其威虐豈肯觸犯猜忌自蹈誅夷後漢書崔駰傳云篆兄發以巧佞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賜號義成夫人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況莽未篡立之時已改禁中爲省中以避其祖諱獨斷云禁中者門戶有禁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按以漢書元后傳及王莽傳考之莽父名曼禁之次子也而易林不避禁字坤之否云謹愼管籥結禁毋出則非作於莽時可知孺子

諱嬰而易林不避嬰字屯之未濟云愛我嬰女小畜之升云名曰嬰鬼且以子嬰二字連言謙之蒙云子嬰兩頭中字之姤云子嬰失剛則非作於孺子時可知

平帝舊諱箕子漢書平帝紀云元始二年詔曰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孟康曰平帝

本名箕子更名曰衍箕用器也故云通於器物而易林不避箕字大畜繇詞云且箕伯所保以箕子二字連言泰之剥云箕子爲奴大壯之小過云箕子佯狂則非作於平帝時可知顧亭林謂易林用漢書李尋傳語日知錄云易林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今按此鼎之臨繇詞然考李尋傳其在成帝時係言月太白入井而不言火入井口與易林所言固異其在哀帝時但言月入太微熒惑入天門而不言火入井口登上玉牀與易林所言亦殊兄哀帝諱欣而易林不避欣字屯之蹇云不見欣歡否之履復之損並云欣然嘉喜則非作於哀帝時可知亭林又謂易林用成帝起昌陵事日知錄云易林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今按此明夷之咸繇詞然考成帝紀云昌陵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劉向傳云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是昌陵會陷而初陵未嘗陷易林所言初陵必非成帝之初陵更非成帝之昌陵況成帝諱驁其嫌名爲獒漢書藝文志云孫卿

于三十三篇顏師古曰本曰荀難避宣帝諱故曰孫令按宣帝諱詢既兼避荀字成帝諱驁亦當兼避驁字此漢人兼避嫌名之例也而易林不避驁字鼎之震云困於噬驁則非作於成帝時可知亭林又謂易林有元帝昭君事日知錄云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今按此萃之益繇詞先生辨之曰昭君或取昭明之義如毛詩平王之類不必定指漢宮人也萃之臨曰昭君守國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以解焉鼎之噬嗑云乾侯野井昭君喪居此昭君謂魯昭公又是一義其剖析最為明顯籲崧穀謂易林屢言昭君亦屢言文君所謂文君者或專言周之文王謙之困云文君降陟蠱之益云文君出獵姜氏受福復之姤云命絕衰周文君之祀或泛言文德之君咸之既濟云文君德義仁聖致福歸妹之咸云文君之德養仁致福說易林者未聞以文君為卓女何獨以昭君為明妃乎況元帝諱奭而易林不避奭字大畜之小畜益之謙並云欣喜奭懼頤之漸云嬉奭姜孚艮之咸云日奭[illegible]王則非作於元帝時可知宣帝諱詢其嫌名為荀而易

林不避詢字大畜之家人云更相咨詢明夷之臨云更相談詢歸妹之泰云咨詢賦事亦不避荀字蠱之歸妹云荀伯遇時憂念周京則非作於宣帝時可知昌邑王諱賀而易林不避賀字小畜繇詞云元賀舉手大有之解云賀喜從福則非作於昌邑王時可知今反覆研究知其作於昭帝之時其證有四

昭帝名弗荀悅云諱弗之字曰不漢書武帝紀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故易林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變其中用不字者屢見疊出奚啻千篇而無弗字則作於昭帝即位以後無疑其證一也高祖諱邦惠帝諱盈文帝諱恆景帝諱啟武帝諱徹易林乾之剝云害我邦國蒙之坤云常盈不亡比之坎云恆山浦壽需之兌云牡飛門啟大壯之臨云祿位徹天不避諸帝之諱者西漢時法制尚爲疏闊惟時主之名避諱甚嚴若先代之名有因已疏不諱有因臨文不諱可以隨時變通故或諱或不諱非若後世拘於一定之例此易林所以止避昭帝之名而不避先代之諱也太史公卒於昭帝初年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云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衞將軍驃騎傳末亦屢稱武帝按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爲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

推賢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爲今上耳而易林言子長忠直李氏爲賊禍及無嗣司馬失福漸之遯尋繹其詞必係身後表章斷非生前標榜則作於太史公既卒以後無疑其證一也焦延壽之學易梁敬王助其資用敬王嗣位在昭帝始元二年漢書京房傳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日知錄云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易林言從我雎陽可避刀兵坎繇詞又言彭離濟東遷之上庸升之夬日知錄云事在武帝元鼎元年雎陽者梁之國都當吳楚相攻得免殘破漢書梁孝王傳云梁王城守雎陽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今按以世系考之敬王孝王之元孫乃彭離者梁之支屬爲有司所奏自取遷流梁孝王傳云子彭離爲濟東王殺人取財物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焦氏以梁人事梁王故述梁事以勸戒則作於敬王嗣位以後無疑其證三也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昭帝紀云

始元六年七月置金城郡易林云金城朔方睽之无妄則作於是年七月以後無疑其證四也延壽之弟子京房以元帝建昭二年爲石顯譖害年四十一據漢書元帝紀及京房傳上溯其初生之歲當昭帝元鳳四年其受業延壽至早亦須五六歲當宣帝本始元年二年之間爾時易林已成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誠早以是書相授矣房不幸早亡而延壽無恙自昭帝始元六年至成帝建始元年首尾僅五十載唐王俞序謂延壽當元成之間諒非無據日知錄謂延壽在昭宣之世更屬有徵蓋昭帝時易林已行成帝時焦氏猶在顧氏原其始王氏要其終耳昭帝時左傳未立學官亭林因易林引左氏語甚多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先生辨之曰左傳當西漢時雖未立博士賈誼已爲訓故河間獻王傳其學毛詩故訓傳多依

用之於易林何疑焉其援證最爲確鑿毓崧竊謂賈太傅官梁甚久汪氏中賈誼年表云孝文六年徵拜梁懷王太傅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以後皆在梁梁人必有從受左傳之學者故焦氏得以私淑諸人祇可據此定焦氏爲左傳先師不可反謂易林非焦氏所作也若夫高祖字季而易林言劉季發怒命滅子嬰者蠡之賁古人未嘗諱字史記漢書高祖紀中言劉季者不一而足其言劉季猶周人之言王季其言劉季發怒猶大雅之言王赫斯怒不得謂非漢人所宜言也日知錄論子孫稱祖父字云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是亭林之意固不以稱君父之字爲非也何獨至於易林而疑之易林又言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屯之井損之比何本季作我作我者固統論常人與高祖無涉即作季者亦偶舉行輩與高祖無關易林泛言伯仲叔季者甚多無所專指其下文云湯火之災切近我膚賴其天幸歸於室廬損之比作室是也屯之井作主非也以覩高祖之

拔劍斬蛇情境迥別倘因此附會遂謂易林爲王莽時人所作則莽之曾祖名賀字曰翁孺而易林有東家翁孺之語豫震之又豈莽之臣所宜言乎翟氏云升牟氏庭並謂易林爲王莽時崔篆所作又以繇詞所言皇母爲定陶傅太后節之解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爲君牟云鄭曉謂此言定陶傅太后也翟云事見漢書外戚傳不知易林言皇母亦言元后皆係泛詞而無專屬夫元后既非王太后艮之訟云元后貪欲窮極民力旅之姤云爲國妖祥元后以蠱所謂元后乃君上之稱矣與孝元皇后無涉則皇母亦非傅太后矣且傅太后與王太后有隙莽嫉之如寇仇既奏奪其尊號之稱且發掘其墳冢漢書外戚傳云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崩合莽渭陵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既開傅太后棺掘平故冢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易林果作於莽世崔篆安敢加傅太后以皇母之名耶翟氏又引同人之豫鼎之節云安民呼池謂安民縣始於王莽時在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

先生辨之云毛本同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黃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臆改遷就不可從也其駁正詳審洵足以釋翟氏之疑矣鍼秘竊謂易林所述漢代地名如六安屯之蠱云南巴六安蒼梧鬱林比之噬嗑云蒼梧鬱林道易利通高奴小畜之剝云北至高奴合浦隨之節云交川合浦金城朔方睽之无妄云金城朔方外闕多羊河間巽之益云封君河閒莽時皆有改易據漢書地理志莽改六安為安風蒼梧為新廣鬱林為鬱平高奴為利平合浦為桓合金城為西海朔方為溝搜河間為朔定使謂安民為莽時地名則六安等處何以仍用漢時舊名而不用莽時所改亦足見易林之作必不在偽新之朝矣至於費直序謂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撰鄭端簡謂延壽與孟喜高相同時非王莽時人費直亦非莽時人其說是也牟氏明知費序之偽而猶據此以為莽時且謂新信聲同大尹誤為天水崔形誤為焦崔篆蓋字延壽先生辨之云西漢諸儒未有代人作序者

此費直之序必依託也偏檢書傳篆無延壽之字東觀漢記古周易卦林詔問沛獻王輔王厚齋漢志攷亦引東觀記此文薛季宣序引同並稱以京氏易林占之後漢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京爲延壽弟子是爲焦氏之學確有明徵其考訂縝密洵足以正牟氏之失矣毓崧竊謂崔篆自有易林其孫駰曾用之以筮（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篆所撰易林也）唐時崔鞏亦嘗用之以占（趙璘因話錄卷六云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今按焦氏易林潰作潰此四句係坤之大畜是唐繇詞意者崔氏易林即就焦氏之本而稍加移改歟）是唐代中葉其書尚存然新舊唐志著錄以崔氏易林與焦氏易林並列判然爲二焉得以崔氏之書既失遂移焦氏之書補之試思崔篆客居滎陽而易林言闘死滎陽（師之否）又言敗於滎陽（噬嗑之旅）篆何必特爲此語且崔杼棠姜之亂乃

崔姓所當深諱而易林再四言之乾之共云東郭棠姜武氏以亡需之剝云東郭棠姜武氏破亡姤之損云東郭棠姜武子以亡坎之升云入宮無妻武子哀悲升之剝云入室無妻武子悲哀萃又何必舉此事以爲美談況纂既濡跡僞朝內懷慚德較諸延壽以經師而兼循吏者漢書京房傳云贛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高下懸殊若必改焦爲崔誠恐以人廢言者將有覆瓿之誚也後此讀易林者折衷於先生之說知其眞出西漢名賢之手庶幾因其人以重其書而益加篤信也夫

咸豐乙卯二月初六日儀徵劉毓崧謹識